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一卷

狐媚 平陽范水廢園，故多狐。有寧生者，性狷介，日淫於書。因暑月懊悶，假園亭以憩，友勸阻之。寧笑曰：「是何傷？狐所挾以媚人者二，貪淫者，媚以色，貪財者，媚以金。我兩無所好，惟好架上書。媚術雖工，遇我亦不售矣。」友漫應而去。

飯後，臥北窗下，見女子從屏後出。寧心知其狐，假寐以伺。女指架上書，輒然曰：「名教中自有樂地。是兒獨學寡聞，將為勤學死。」

寧起叱曰：「騷野狐！曳尾遁耳，敢妄言！」女亦叱曰：「田舍奴！我豈妄哉？汝果讀書明理，當知我家祖德宗功，何敢妄為譏議？」寧曰：「憑城作祟，假虎樹威，汝輩長技耳。祖德宗功安在哉？」女曰：「汝日讀書，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？綏綏龐龐，昌都成室，是祖德也。有商之季，移家西海。適文王遭羑里之囚，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，脫青翰以解之。赫赫宗功，垂諸史冊，子何未之深考？」寧曰：「是誠有之。但汝輩篝燈弄譎，臥榻宜淫，終非善類。」女曰：「死則正邪，大聖猶羨其仁，穴則知雨；漢儒尚欽其智，況有形九尾，德至乃來，《山海》名經，言之鑿鑿。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！」寧凝想久之，肅然致敬曰：「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倫，今聞高論，願為書友。」女笑諾之。晨塗暝寫，日共校讎，偶坐荷亭點《周易》，女忽問曰：「有天地一章作何解？」寧曰：「上言『離』者，『麗也』，裡麗則男女交感，宜受之以『咸』。而『咸』不可言受，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，而受之以『恒』。」女笑曰：「然則男女交感，聖人所諱言乎？」寧曰：「然！」女曰：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，又何說也？」言畢，星眸斜睇，杏靨微紅。寧魂搖志奪，應聲而答曰：「卿有意乎？請卜諸《易》。」

女隨手占得『未濟』。寧曰：「『未濟』徵凶，事不諧矣。」女曰：「小狐濡尾，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，何害？」寧惑之，自此遂同寢處。

不半月，神疲氣殆，漸不可支。友過而詰之，寧百方自諱。

入夜女來，寧以病告。女曰：「君著書辛苦。故日就羸瘠。文園善病，安知不因《封禪》一書？不然，茂陵姬且未聘，何由得消渴疾哉？」寧深以為然。遂擯棄丹鉛；日與女團坐一室。

又匝月，病體益深，沉綿牀褥。友復過之，寧漸吐其實。友歎曰：「君中媚人之上策矣，以色媚人者，色衰則愛弛，以金媚人者，金盡則交絕。惟陽竊君子之行，陰播小人之譎，擇所好而投之，媚之術愈變，而媚之毒愈長矣！」寧懼然悔悟。友急喚輿人，星夜舁歸于家，女亦遂絕。越半載；寧病瘳死。遺書散佚，後不可考。

鐸曰：「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。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，亦是我輩大罪過處。」

虎癡

秦川女子霍小嫻，有殊色。父與豪右某爭田界，以他事誣諸官，竟斃於獄。母痛哭曰：「家無男子，誰為父復仇者？恐白骨冤埋，終作千秋黑獄矣！」女含涕而進曰：「兒不肖，髻齡稚齒，不能作趙家娥。有得仇人而殺之者，兒願執箕帚事之。」母鑒其誠，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。

一日，聞某人城祝縣令壽，路出西山，虎突起於前，齧喉而斃。母女方頽手慶，忽一虎曳尾而來，逕登堂上。母女變色卻走。虎徘徊瞻眺，殊無惡意。母闔扉而語曰：「今日殺某於道者，非汝也耶？」虎頷之。母曰：「蒙君仗義，雪我前仇。瓮瓮母女，定當香花頂禮，用酬大德。未識降臨玉趾，意欲何為？」虎怒目而視，似憎其爽約者。母曰：「汝以我食言耶？息壤在彼，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。但起居寢食，彼此道殊。安得竟成伉儷？況我年近桑榆，家無蘭玉，方將倚婿為活。汝為地下人報怨，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？謹陳衷曲，乞賜矜全。」

虎聞其語，神凋氣喪，垂頭欲出；而一步九顧，依依不捨。女慷慨面前曰：「君且住。妾有一言，幸垂明聽。妾前以身相許，豈敢昧心。想衾裯之共，君亦知其不可。如不忘舊約，當掃除一室，與君終身相守，存夫婦之名可也。」虎首肯再三，欣然嘉納。

女乃導虎入帷，營菟裘於繡榻之旁；食則同牢，居則同室。女晨起理妝，虎必潛身奮次，側目偷窺。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，始伏於牀下，竟夕不寐。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。有時甘旨不給，則銜鹿脯以進，或抱小恙，焦思躁急，盤旋室內者無停趾。病癒，始歡躍如初。女習以為常。

而母氏因年邁無依，時咎女之失計，而遇虎禮貌亦衰。虎一夕竟去。母欲為擇婿。女曰：「背德不祥，負恩非福；況女子以心許人，豈必作形骸之論哉？」執不允。後女以鬱疾死，停屍堂上。虎忽嗥哭而來，淚下如雨，進殮者皆見之。繼埋玉於祖塋之側，虎一日巡視者三。春秋令節，輒銜山果以奠。越三載如一日。母貧乏不能自話，虎猶日取山獐野兔，存恤其家云。

鐸曰：「有情癡者，必無傲骨。虎而癡，是失其虎性矣。然一言不合，掉頭竟去，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？癡而能傲，是為真傲，傲而能癡，是為真癡。」

雞淡

吳郡婁門外雞坡，吳王收雞處也，至今居人以養雞為業。有祝翁者，豢雌雄兩頭。一夕，聞牆下喧呶不已，怪而聽之。

聞雄者曰：「爾我蒙主人豢養，數米而食，鑿垣而棲，有何不樂？而膠膠膊膊，終夕絮聒？」雌者曰：「我怪汝喜則頸，憚則斷尾，全無一點丈夫氣。而猶絳冠金距，驕人昏夜，能不使人氣憤？」雄者曰：「夫不雄飛，妻終雌伏。汝何所長，而翹我短處？」雌者曰：「堂上爭蟲，籠中抱卵，成家之道，捨我其誰？況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，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。妝惟與宋處宗輩，作窗下清談，否則溝塍塗膏，鏡中學舞。恐曹阿瞞棄之不惜，尚得牛刀一試，冀他年大用也哉？」

雄者曰：「汝冀所謂但知雌守，未覩雄風者也。我所以勝於若輩者，全在一鳴驚人耳！祖遜聞我而著先鞭，燕丹效我而脫奇禍。至於齊官驚夢，用佐賢名；楚子乘車，不愆兵法。奇功偉烈，炳耀千秋。此田饒以夜不失時，尊予為五德之冠。汝牝不司晨，又安知我為一世之雄乎？」雌者曰：「君以為雄，誰敢不雄？自今以後，請先子而鳴。」雄者門：「惟家之索，恐操刀者隨其後矣。陰乘陽位，非以獲福，實階之禍耳！」雌者曰：「爾勿言。我先聲一奪，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，而天下群雄聞風卻步矣！」雄者竦然而退。

自此雌者無夕不鳴。家人以為不祥，殺而烹之。祝翁歎曰：「翰音登天，何可長也。況其位之不當乎！罹於凶也宜矣。」

鐸曰：「《太玄經》有云：「雌雞晨鳴，雄雞宛頸。『陽衰陰盛，其積漸使然耶？願天下處閨房者，持予雄辯，壓彼雌風；毋柔聲下氣，養同木雞也。』」

獼祭

大江之濱，有靈物焉，其名曰獼。一日，游於北岸，遇林中之鷓集敗於磐石。相聚而語。鷓曰：「君善捕魚，我善捕雀，而雀之見我者，往往噉音駭翼，電流星散，以至十不獲一。不知君觀魚濠上，能聚族而獵否？」獼曰：「魚之畏我，猶如雀之畏君耳，豈盡惡生樂死，而願人枯魚之肆者？」鷓曰：「吾聞君驅之使去，復招之使來，操何神術而能若此？」獼曰：「世傳我別有一手，如道家役鬼之法者，妄也。虎有鉤爪，犀有駭角，狐有媚珠，獾有脆骨，皆志怪者附會，造物仁慈，方使予角者去其齒，予翼者兩其足；肯令我輩添牙益爪，窮兩間之物類乎哉？」鷓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獼曰：「我所以驅之復來者，因取之時，未嘗過戕其類，坐而逸獲，若出於不覺也者；彼以為無患而過我，於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此欲擒故縱，欲貪故廉之說也。」鷓曰：「君言是矣，但鳥之狡，有甚於魚者。魚性最馴，不過隨波逐流而已，鳥之中，如鳩以婦守，雁以奴巡，杜鵑以倒掛而善防，鸚鵡以能言面巧避，他如雀常入幕，燕必處堂，鴿依佛塔之鈴，烏傍賈船之楫，種種機心，弋人何篡？一時決起於前，不於此時盡掩其群，而縱

之遠逝，不亦悔之晚乎？」獺曰：「君之志則大矣！然何如留無盡之藏，為他日屬饜地乎？」言未已，百鳥橫空而來。鸚攫得四五頭，餘皆竄入林中。

鸚意不能捨，奮翼逐之。適射生兒潛伺於側，伏機一髮，鸚先貫項而死。獺哀其愚，設祭於江之北岸，招魂而告之曰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惟我與爾，以殺為田。廉則寡取，貪則同捐。何子不惜，齎恨重泉！吾今輟業，濯手江邊，寧朽其腹，勿喪其元。貪人敗類，自古皆然，凡百君子，請視此鸚。」

鐸曰：「聚族而殲，鸚則毒矣。而欲貪故廉，獺之陰謀更毒也。乃天獨報於鸚，而不報於獺。豈咒魚入鉢，佛門所不禁耶，亦江頭懺悔之功也？」

蟻封

吳俗，田房交易，作中者名曰：「螞蟻」。有賈老者，業此三十餘年，家小泰。買灶下婢，生一子，乞孝廉褚紹推算之。褚善謔，口多微詞，戲之曰：「查令郎英造必大貴，汝當作封翁。」賈老曰：「我輩執業卑微，何得名通仕籍？」

褚正色曰：「是不然！古者蠡號將軍，螢稱正字，蝶封香國侯，蜂擡花台刺史。諸蟲皆貴，安見蟻命之獨賤乎？況道在螻蟻，蒙莊羨之、所望蛾子時術之耳。」賈不知其戲，述孝廉語誇示同儕。眾舉手賀曰：「淳於焚燒到指頭香，帶挈百萬螻蚊一齊昇天矣！」賈大喜，日以封翁自負言。

兒性憨，年十八，惟《大學》三頁粗能成誦。人問曰：「令郎讀《左傳》否？」賈曰：「《左傳》已熟，今聞讀『右傳』矣！」蓋日聽其誦「右傳首章」。「右傳二章」故也。兒年二十，頑鈍如初。賈恐前言不驗，復質諸褚孝廉。褚笑曰：「雖有貴命。何其速也？蟻五年而黑，十年而赤，三十年面白。是有定數，予姑待之。」賈唯唯。後兒日荒於賭，漸至廢學。會八旬壽誕，眾客登堂稱祝，褚亦在座。賈復理前說。褚曰：「君頭銜已貴，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？」賈問何銜。曰：「中人科中人，升賈田司主事，外擢合同府知府，例封文契郎，晉封草議大夫。」眾客哄堂，子亦匿笑。褚曰：「汝他年得叨父蔭，不作茶館大使，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。」賈始悟其戲，而封翁之想乃絕。

鐸曰：吳人諛官卑者曰「螻蟻大前程」，然畢竟前程靶亦從螻蟻上來也。豈必《西京記》中勢通館閣，《南柯夢》裡貴塚侯王，始識前言之非戲瓏？賈老之不驗，殆所謂蟻慕羊肉，羊肉不慕蟻耳！漆園吏之言，更刻於褚子廣。

龜鑿

九江棠，以風鑿起家，求田問舍，富甲一郡際。同業者爭謁之，叩其挾何妙訣，而所投輒利？適階下龜蹙蹙而來。某指而笑曰：「是吾師也。汝等問計於我，不如問計於龜。」同業者詢其故。曰：「吾所挾以游世者，皆此物之教也。」

同業者曰：「相法與龜法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非相法之班於龜也。風鑿一道，行之最難，必現龜身而說法耳！」眾請竟其說。曰：「我等挾術以游，不借大人先生之力，何能到處逢迎？某翰林，某閣部，餽其家奴，納交門下，此名『靠背硬』。蓋龜之恃以衛身者，全在此錚錚鐵背耳。龜入門最難，朱門高檻，誤趨則壓。我鑽得三尺薦函，一行名帖，以作先容，此名『趁腳進』。得門而入，無傾跌之虞矣。其入門也，趾高氣插，固為貴人所惡，齋肩諂笑，亦為僕輩所輕。必蹣跚徐步，厚重不佻，如龜之曳於途者，此名『扯架子』。前果後獵，左倪右若，皆龜之體也。繼而談相，偶然適中，則學龜之昂頭掉尾，自鳴得意，此名『軟火圍』。使會其意者，知相法既神，酬儀宜倍。如言不中窾，則學龜之卷尾縮頭，悄然而遁，此名『便好休』。有慕我名者，且留作後圖，再高聲價。他如客寓不必求寬，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，旅飯不必茹葷，如龜之伏土便能果腹。龜俯者有靈，遇忌我者必鞠躬，龜寢者無息，遇罵我者且忍氣。結二十八宿之黨，用七十二鑽之技。六眸盡瞎，四足猶忙。由是龜窟反為金穴，而風鑿之道行矣。此吾所以悟道於龜者也。爾等盍以龜鑿！」眾齊聲歎服，而階下龜仍蹙蹙而去。

鐸曰：嘗讀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，而知南辰北斗之說，為卜者言之，而相者不與焉。乃此君悟道於龜，豈李固足履龜文，李嶠耳傳龜息，亦《相經》所載者乎？捨我靈龜，何以相天下士？

兔孕

俗傳嬰童為兔，不知始於何時？襄陽韋生，豪族也。寵姬四人，分四院以居。後着一童，名紫兒。終年不履內院，日與紫兒坐書室調笑為樂。又得仇十洲所畫《左風懷秘戲》，按譜行雲，照圖作雨。後庭花滿，視溫柔鄉不在釵叢中矣。西院姬名阿紫，美而黠，與紫兒通，而韋不知也。一日，韋他出，阿紫出簾下招紫兒私語曰：「自與君接後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。主人經年不御，倘一旦臨辱，諸婢子持我短長，寧仰藥以求死耳！子盍為我計。」紫兒曰：「我籌之熟矣，斷不誤卿！」

亡何，韋自外歸，與紫兒共朝膳。甫一舉箸，輾眉捧腹，忽作嘔逆狀。韋急起擁之，曰：「昨晚花陰露坐，脫卿半臂，以致寒侵玉骨耶？」紫兒曰：「非也。自蒙君家雅愛，懷娠者三月餘矣！」韋大駭，繼而笑曰：「雄雞抱卵，牡馬生駒，今古未聞。子勿以此相戲。」紫兒曰：「君不知耶，我見君中年乏嗣，而又棄彼膏壤，耕我石田，何日芝生蘭茁？因私禱諸海棠祠下，願得轉男作女，為君延一線之祧。今果神明鑿察，早晚為君抱子，而猶以我言為戲乎？」韋大喜，拍背而語曰：「不入兔穴，焉得兔子？從此守株而待，不必更營三窟矣！」

由是日復一日，將及阿紫分娩之期。紫兒曰：「生兒外寢，殊不雅觀，乞移我於內室。韋商諸他姬，皆負氣不允。時阿紫托疾臥繡榻中，招韋與語曰：「自君貪戀頑童，三年不踐閨闈。今急而求之，無怪渠不應也。如欲居我西院，君必裹足如前，無許往來蹂躪，俟彼免身後遺事可也！」韋笑曰：「汝擯我作門外漢，意欲藏盜於室乎？」阿紫曰：「彼弁而釵者，直可認作姊妹行耳。君如見疑，我亦何必瑣瑣？」韋出，與紫兒語。紫兒曰：「此善策也。男兒生產，本駭聽聞。今移我於西院，一旦臨盆，假言是紫娘所出，不至紛騰物議，貽後日佳兒之玷。」韋亦拍掌稱善，遂移紫兒於西院，自乃獨宿外廂。

一夕，傳言紫兒腹痛大作，急喚家人往招收產。而呱呱一聲，房內誕麟兒矣。越半月，紫兒繡嬰孩而出。視其儀容，與紫兒酷肖，呼之曰「似娘兒」，而不知實似其父也。因紫兒無乳，囑阿紫以米汁飼之。而終日乳香噴溢，韋亦不詰其所自來。一切瓊瑤繡葆，皆取給於阿紫。偶有微恙，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閨中，百方調護，韋以為不妒，轉羨其賢。嘗戲謂紫兒曰：「免生鳥覆，真癡兒之福也！」紫兒亦戲曰：「撲朔迷離，雌雄莫辨，君亦顧兔而未能相鳥者矣。」後韋以淫欲無節，中道而殞，諸姬星散。紫兒與阿紫竟成夫婦。俟兒成立，收其遺產，遷居冠蓋里，稱富室焉。

鐸曰：男子後庭生育，天下可廢婦人，俞華麓乃戲言耳。愚者以戲為真，卒至免窟初成，鸞巢盡覆。舐豪而孕，實忘蹄者成其校也。《慎子》曰：「積負於市，過而不視。」其齊家之微義乎？花下卯宮，草間兔種。怪父兮生我，誤踐其形；學母也天只，別通其竅。將乾化濕，化臭為奇。失肩背於當場，帖心腹於暗室。海底奮揮珠之爪，翻則為雲；腦後下刺繡之針，覆堪作雨。於是好龍狎客，鑽李狂徒，玩稚子於股間，屈英雄於胯下。偷開寶庫，虛張陽貸之弓；巧借南風，直送滕王之閣。始則食人餘唾，鑿鳥道以塗紆；繼且因我核心，穿魚腸而甲透。差異女兒浦口，橫決紅潮；正喜童子場中，倒擲赤幟。深入不毛之地，幾忘傷股之凶。歷黃花谷之路難，懼黑松林之樹倒。拔篙而去，漁父出桃源洞乎；摩頂而來，居士聞木樨香否？而且華元棄甲，攪亂於思。鞏老閉關，郎當禿箭。回看鴻溝水溢，難尋廁上茅公；忙將秘篋符偷，權代牀頭陳媽。真貽羞於牛後，亦見嫉於娥眉。嗟乎！白面郎君，充充穿禪之蟲；黑髻公子，紛紛帶刺之蜂。妾婦道窮，男兒氣喪。所望鞠躬而退，出窮袴於車中；無復背道而馳，等牽船於岸上。服上刑則斷其雞尾，敢效被底鴛鴦；從末減則卻彼蒸豚，任泣河中魴鯉。蓋因小人難養，況兼女子身來。須知鑿井徒勞，還是耕田計穩。毋使艾豕入室，盜我婁豬；以至狡兔突圍，牽其犬子。前車可鑒，早提防東閣之奸；後戶難開，莫輕啟北門之鑰。

雉媒

太原穆翁，豢鳥為業。七十而鰥，慨然作求鳳之想；而百計央媒，無一報命。敦促之，人笑曰：「乘龍嬌客，盡擇英年。今髮欲黑而君反白，面欲白，而君反黑，是誰以繡閣嬌姿，侍老壽翁杖履耶？」翁大恚，取籠中鳥盡放之，負氣出遊。

一日，竄叢谷間，四圍蒼莽，無可問途，忽有白雉矯翼而飛，投山南而去。翁跡之，山盡處，條有村落。槐陰蔥茂中，亞字牆垣，連亙百步，左側圍扉洞開。翁疑為大家宅第，不敢通謁，潛身而入。有四女子笑語而來，曰：「今天氣晴佳，盍一作踏竿之戲。」牽紅攀綠，連次而登。一女子著退紅衫，綠衫翠袖，背花不語。眾曰：「阿鶯癡耶？昨桑夫人作燈花卜，一頭四蕊，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。然風流嘉會，彼此同之，汝何先為癡想？」正嘲笑間，瞥見翁藏身花下，嘩然曰：「紅鸞未照，南極星犯花宮矣！」

翁初入釵叢，心搖目眩。欲自陳蹤跡，又拙於語言，但倚花呆立，捻弄白髭而已。內傳言：「桑夫人來。」四女子舍翁環立，夫人問曰：「嬌客來乎？」眾曰：「那有嬌客，只有老物！」夫人指翁笑曰：「此即汝等婿也。」三女子不顧而唾，回身盡散；獨阿鶯依依夫人肘下。夫人曰：「鶯兒頗有慧心，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，與人拗氣。」固導翁入內室，笑謂翁曰：「若輩少吳氏之苗裔也。瑣尾流離，鷓寄於此，與足下夙有機緣，敬占鵲喜，竊附鸞交。願足下勿以鳩盤為醜，而且作待闕鸞鴛也。」翁唯唯。於是鳳頭燈照，鴨舌香燒，孔雀屏前，與阿鶯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，嗤嗤匿笑，曰：「好個鸞鷹佳婿，絕似韋家郎揀得碧鸞雀耳。」

明日，夫人出紫樾丸一合，付阿鶯贈翁。翁啖之，三日而盡。

不半月，面黑者盡白，髮白者盡黑，頰下須亦墮落無遺。攬鏡一照，彷彿三五少年時也。三女子聞之，攜酒稱賀，彩衣翩若，軟語鉤轉。叩其名，始知長為鵲娘，次翠娘，三燕娘。燕娘體最佻，好張雙袖作回風舞，又或故作欹斜，投入懷裡。鶯娘亦時拂衣桁，以逗引之。鵲娘稍矜重，而緣酒迷心，亦復戲彈脂血，倒掛蓮鉤，天態游詞，百般交作。翁方新負少年，左偎右抱，幾欲先弄大姨，後弄小姨。鶯娘意不能堪，指翁而諒之曰：「汝初得斷晷續脛，遂欲一箭雙雕耶？」

三女子亦作色曰：「半個月新婦子，便學作護窠雞，豈我輩鴛鴦，遂毀爾家室乎？」

鶯娘拂袖而起，曰：「始則唾之，繼則詆之，真烏合之眾也！我不能食倉庚炙，為爾等解妒。」燕娘曰：「汝勿弄如簧之舌。我涎涎翹尾，張公子且曾見慣。肯借鄰烏覓華胥之夢哉？」翠娘曰：「醋娘子亦太作喬。姊妹間不過作蘭苔之戲耳！」鵲娘曰：「渠既自啄其肉，我等不如歸去。」曳其袖悻悻欲去。而夫人卒至，曰：「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！嫌老，則獨讓鸞棲，愛少，則競圖鳩占。本應威同鷓逐，姑念孟家鴻案，共有前緣。鶯兒且拗冤作德，釋怨同歡，自今伊始，弋雁翱翔，毋得再生謠啄。」三女子雀躍面前，齊聲謝過。夫人亦去。竟酌酒為鶯娘陪禮，笑曰：「我等鴉嘴撩人，幸妹子無忘鳳諾。」鶯娘亦曰：「但得阿姊始終翼覆，妹何敢獨效于飛也？」翁聞其言，格聲一笑。眾曰：「汝圖一箭雙雕，今得一衾四鳳。恐水中鷓鷯，啖不慣幾許天鵝肉耳！」自此日則比翼，夜則交頸，四女子從無間言。

忽一日，夫人失色而來，曰：「大樹傾矣！速遣郎回。」四人握手嬌啼，不忍遽別。夫人遣素衣婢促之。鶯娘曰：「寧同萬死碎羽翼，不忍雲間兩分張。真我今日之調也。」翁亦戀戀不行。婢曰：「我送君來，還送君去。強留無益，恐同被覆巢之禍耳！」不得已，垂涕而別，出門數武，回見宅第全墟。但見桑樹一株，垂陰半畝。有伐木者，執斧其下，四鳥集桑樹間，哀鳴悲噪。方欲詰諸其婢，轉瞬化為白雉，騰空而逝。囚念桑夫人之德，哀諸伐木者，留其株本，問道而還。

鐸曰：「如臯一射，賈妻含笑。則雉之為物，專調停人閨閣事也，然牧犢子七十無妻。未嘗感其《雉朝飛》一曲為之作合。若穆翁者，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？」

情魔書癖兩相纏，帶我溫柔預我元。何似語言文字外，一齊解脫野狐禪。
銷磨傲骨為情癡，掉首歸來好自持。冷笑丈人峰下客，年年畫虎買胭脂。
長舌傾城可奈何，由他子夜盡情歌。伏雌畢竟操刀割，輸與雄雞斷尾多。
昨宵有獺哭江濱，楚些聲中不忍聞。多少貪夫林下葬，題詩何處弔秋墳？
風誥鸞封志未灰，莫嫌村老太癡呆。腰間金印懸如斗，都自南柯郡裡來。
不作朱門白項烏，願甘曳尾辱泥塗。黑衣叁透麻衣訣，許負先生也負圖。
迷離撲朔不堪題，舐卻雄豪且並棲。狡窟營成香閣閉，可憐得免已忘蹄。
雉子斑斑翠尾張，鰓魚引到合歡堂。楚人路上如相遇，莫惜千金買鳳凰。
受業洪詔恩謹題